

下图左起:季德胜,双语版连环画《一代蛇医》中的季德胜耍蛇画面,季德胜蛇药厂在生产中。



捕蛇人:地方历史记忆中的独特身影

□何美红

南通滨江临海,水网交织,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润滋养,为蛇类营造出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,因而蛇类繁多。据媒体报道,仅2024年6至9月,南通消防救援部门就应对抓蛇警情202起。

而早年在这蛇类活动高峰期,南通有关蝮蛇等毒蛇伤人事件曾时有发生。在此背景下,捕蛇人应运而生,他们游走四方,以捕蛇、售药、疗伤为生计,民间多称其为“捉蛇的”或“蛇花子”。民国文献曾生动描绘其工作场景:捕蛇人“到了人家屋里,伏下身体沿墙爬行,仿佛他们的鼻子可以嗅出蛇类藏居的地方,有缝隙或小洞的所在,捕蛇人就用自己出售的解毒药搽在手指上,伸手到洞里去摸索,嘴里吹着呼哨,没有几分钟,一条蛇咬着捕蛇人的手指被捉出来了。捕蛇人不受人家的钱,只要购买他的解毒药。但是那条捉来的蛇他要的。……据他说解毒药就是用蛇肉和一种药料制合的。”

季德胜

在南通的捕蛇人中,季德胜声名远扬。他1898年生于宿迁,10岁起随父捕毒蛇、采药草、制蛇药,漂泊江湖数十载,所到之处摆地摊

要蛇卖药。1923年,他与父亲来到如东岔河镇,1948年抵达南通,直至解放后才结束游医生涯,定居于此。受国医大师、时任南通中医院院长朱良春三次盛情邀请,于1956年入职南通中医院,开设专科门诊,并无私献出祖传秘方,助力生产“季德胜蛇药片”,完成了从“蛇花子”到“蛇药专家”的华丽转身,荣膺中国医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,还获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与鼓励。

据《宿迁史话》之《蛇医圣手季德胜》一文记述,季德胜凭借丰富经验,能精准判断蛇的有无、毒性及大小,甚至还能“换蛇”出洞:“他用青蛙汁涂在手上伸到蛇洞口,吹一阵口哨,蛇就会被唤出洞外。发出一种咯咯……的声音,雌蛇就会游出洞外,蜷缩身子,让他任意擒拿、摆弄”,技艺令人惊叹。

张金生

清江(淮安旧称)人张金生,也在南通留下过传奇故事。1929年《申报》曾载,南通城南段家坝,昔日有一座王藻墓。王藻身为清朝的名官,其墓所处之地幽邃宁静,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逐渐破败倾圮。当年夏季的某一天,张金生路过此地,凭借着独特的本领,以草人草一嗅,便察觉墓中有巨蛇。寻得蛇穴后,他将药涂于手臂,果敢深入。刹那间,一条粗如儿臂、丈

余长、芦花色巨蟒窜出,咬住其拳,蛇身紧缠,被咬处迅速肿胀。当时的惊险场景,曾被紫琅照相馆拍摄记录,可惜的是该图片至今寻觅无果。因药物不足,徒弟速回取药,药至后巨蟒力竭,待张敷药,伤处片刻即愈。最后,他从容地将巨蟒装入筐中。据张金生说,此蛇将售往东瀛,制成六〇六、九一四等药。

南通城内天宁寺古塔,人迹罕至,张金生称内有巨蛇,众人邀捕,他却以蛇“道行深厚”而拒,此说为古塔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,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敬畏。另据记载,张金生捕蛇不收钱,但解毒药售价一元一锭,求购者众多,他也从不强求他人购买,故而备受尊崇,甚至连公安局也对他加以保护。

蛇医之乡

笔者童年,蛇与蛇蜕曾屡见不鲜。自黄梅时节始,农户家中墙角、厨灶边也偶现蛇影,或吐信、或蠕动,甚至突然坠下吓人。有时夜眠,也会被“吱吱”声惊醒,曾点灯查看,见房梁上蟠蛇(乡人称“家蛇”)逐鼠,一缓缓进逼,一步步退让,画面颇为惊心。

记忆尤深的是小镇上的捕蛇、要蛇人,其身旁置一笼,内装大蛇数条,有的不动,温顺而眠;有的不停游

动,似欲窜出;有的昂头怒视,双目灼灼如电,细长而呈Y形的软舌(俗称信子),吐出口外寸余,一伸一缩地摇动着,大有欲吞一噬之状。可它们一旦被要蛇人拎出,无不不服帖帖。蛇人弄蛇,时而握手,盘于首,时而加于颈,挂于肩,犹如把玩绳索一般娴熟。为招揽顾客,他们常故意让毒蛇咬伤,待肿起后,再以蛇药蘸唾液在创口周围涂抹,以显其药物神效,吸引人们购买。而这些人多来自陈家榨(幸福公社的代称,即今幸福街道)。直到后来才得知,1954年高墩圩桥造公路,致桥旁的“季府”土地庙被拆,季德胜便迁至幸福传销村的徒弟严德培家居住,除了严德培,他在这一带的徒孙还有严德纯、章云生、褚子臣、许芳等人,皆传承了其捕蛇制药的技艺,由此而成为幸福医疗卫生史上的一大特色。幸福也因治愈众多蛇伤患者,曾一度被誉为“蛇医之乡”。至于笔者当年所见要蛇人姓甚名谁,则已无从追溯。

蛇年钟声敲响,南通捕蛇人的往昔如尘封画卷徐徐展开,他们的技艺与故事,成为地方历史文化中独特而珍贵的篇章,承载着岁月沧桑与民间智慧,在南通大地代代相传,融入地方记忆深处,成为地域文化的一抹别样色彩,令人回味、引人探寻。

公济典当:兼具银行与典当双重功能

□田耀东 张海军

《通海垦牧公司第九届说略》记载:“1910年……公济典当建成。”又说:“镇商务之盛,必视各种生业之备与否为定准。海复镇典当之设,势不容缓。”对典当地址、规模拟为:“特于西头造房一所,大小凡六十六间,年终告成。已由某绅议定明年赁开,并拟议在当内附设银钱机关,以应公司佃户不时之需及合镇商业之周转。”

1911年公济典当开张后,迎来了海复镇新一轮繁荣。民国三年甲寅三月底,张謇邀郑孝胥参加垦牧公司第二次董事会,他和郑虽因观念的原则分歧最终导致分道扬镳,但还是邀其参加会议,让郑见证了垦牧的成果。

郑孝胥在公济典当横街和桥南竖街都转了一圈,到典当东的味蔬园品了茶点,又去乡间观光浏览,见豆麦林木扶云接天,一派兴盛景象,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初二日至海复镇,登味蔬园啜茶。街一条,桥二道,甚整洁,河南小街民居尤热闹……”又赋诗曰:“海角无山中墓田,如云豆麦欲连天……”

一百多年前的海复镇店铺林立,电话灯泡全,水陆路畅通,各地客商纷至沓来。海复镇地处海疆边域,为南通、海门、崇明三县混治,通海界河南属海门县,过条木桥即为南通,贸易与民风带有边城的开放包容和剽悍蛮横;海复镇的47种行业和97家商户及众多佃户的买卖,钱往来也不是小数,传统的典当行要充当贸易与钱庄的双重职能,必须有充裕的资金和安全保障。张謇将典当建在日夜有卫兵守卫的自治公所西隔壁,偏东对门就是公司驻兵房,这些武装力量对保

障公济典当的安全运行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。

1914年学生杂志刊登的《通海垦

牧公司及海复镇游记笔记》中有如下记录:“向南走了五里,到西圩办事处,之后又南行,到达一处树立一百多根木桩的地方,龚(伯厚)先生说:‘这地方是通海界,木桩以西有博场,海盗逃避躲藏聚集之地也,要治理必须通海两地官方合伙治理,很不容易,就树立木桩为界,界西为海门,海盗可由海门治理……’”

汪曾祺在《故里三陈》中写的地保李三“不能越界理事,出了本坊,哪怕只差一步,死人失火,他都不问。”这种“推死过界”的案例,古已有之。中心桥南是海门县的末梢,通具衙门不能越界理事,海门衙门又鞭长莫及,河岸有公司管理井然有序,河南则商贸繁荣黄赌毒也盛行,鸦片、赌场、暗门子……河北的肖小便过河去南街“消费”,引发各种事端。郑孝胥走马观花,所见所闻只是热闹,并没看到背后的波诡云谲。

《通海垦牧公司第八届说略》曰:“设立自治公所,设区裁判,以理公司界内及毗连地方之民事,并办警察,以保公共之治安。”

码一致。

典当朝奉大都是徽州人。张謇认为徽州人儒家文化底蕴深厚,守“规矩”又敬业,办事“板板六十四”,坚持原则不通融。当铺是直接掌控钱物的部门,作弊、挪用贪污司空见惯。《金瓶梅》虽然是小说,第四十六回却泄漏了当铺管理的混乱——西门庆的妻子们出门游玩要穿皮袄,月娘道:“怎的没有?还有人家当的一件皮袄,取来与六姐穿就是了。”

公济典当的人和管理制度严谨而周密,典当的规章制度细密,违者重罚。五名朝奉负责柜上,各有分工,互相监督。四个值班人夜间巡视,配以铜锣木棍警器,点香两炷为准,香燃尽就调班,调班前敲着更锣喊一遍:火烛小心,夜夜当心!

公济典当正常运行后又遇到了资金的不足。《通海垦牧公司第十一届说略》:“股本原定四万,迨至十月,而架本逾十万余。调汇不灵行将停质,胡可周转,特筹款二万加入股本,以济乡农一冬之急。”

在公司资金的不断加持下,公济典当稳健运行,多时达十万。建海复镇总共才用掉六万五千多两。

1942年,因诸多因素,自治公所与公济典当房屋皆出售。

公济典当孰是孰非已成历史,今天的海复已进驻五大银行。

张謇与海门茵陈酒

□王士明

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张謇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后,便一发而不可收。他在经营轻纺工业的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实业系统,他的经营领域以大生纱厂为轴心,涉及制盐业、酿酒业、印刷业、冶铁业、运输业、房地产业、垦牧业等方面面面。

作为地方名酒,出产于海门常乐镇的茵陈酒,历史上一度身世显赫,更与张謇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茵陈老酒,色泽杏黄,斟酒入杯,浓香四溢,口味醇厚、甘甜柔爽。考察其历史,已过百年。1901年,张謇在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后,于海复镇筹建生酿酒厂。由于垦区离海较近,经常遭台风袭击,酒厂厂基也被

冲毁,于是,张謇将酒厂迁到了自己的家乡常乐镇,并定名为“颐生酿造厂”——颐生即颐性养生,此酒能滋补饮者身体。

1903年,为了提高曲酒的产量和质量、丰富其品种,张謇派员前往江苏洋河、高沟及山东牛庄、山西汾阳等地的著名酒厂取经;还聘请晋、鲁精于制曲、品酒的高手传授技艺,研究配方。先后研制出茵陈、岱岱、虎骨木瓜、金波玉液、史国公酒等十余种名酒,其中首推茵陈酒为最佳。此酒选料考究,以麸籽高粱、高温火曲酿造,选用西藏茵陈草、四川红花、广东陈皮等药草浸透,加适量绵白糖,经长时间贮存而成。不仅酒质好,而且有健脾胃、治风疾、行气化痰、舒筋活血的作用,茵陈

则是治疗急慢性肝炎的首选药物。1904年,茵陈酒首次赴日本大阪参加劝业博览会并得奖。1906年,在意大利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。当时的通州地方政府把奖状制为商标,并配以张謇先生的头像,茵陈酒身价倍增。1910年,茵陈酒在杭州西湖举办的全国博览会上再次得奖,声誉鹊起。1912年,在张謇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前后,茵陈酒八次在京、宁等地展览,均获优质奖。从此,茵陈酒声誉日隆,从外国使节到地方官员,从各地军队到各处百姓,争相订购,盛况空前。

以后,由于战争纷扰,时局动荡,特别是1938年日寇侵占海门常乐等地,颐生酒厂陷入困境,直至停产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颐生酒厂重建并得

到发展。张謇嫡孙张绪武将酒厂交由海门酒类专卖店经营,后又改为国营颐生酿造酒总厂,随后获得殊荣不断。1962年在沪、宁召开的食品会议上,茵陈酒被评为曲酒质量第一,并获得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金奖。茵陈酒真正起飞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。1986年,该酒先后获得省优质食品奖等多种荣誉,颐生酒厂还开发出新品种,陆续进入国内外市场。

2003年11月,颐生酒厂改制为颐生酒业有限公司。值得一提的是,上海在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时,将颐生酒世博会金奖作为对外宣传的两块国际金牌之一。

经历百余年风雨沧桑的茵陈酒,必将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,重铸辉煌。

韩国钧作过一副“龙蛇联”

□夏俊山

龙腾辞旧岁,蛇舞迎新年。笔者不禁想起龙年写的《张謇的四副“龙字联”》(见《南通日报》2024年5月9日A7版)一文。张謇的对联收录于《张謇对联注译》《张謇对联注译续集》,多达1025副,笔者介绍了四副含“龙”字的对联,而四副对联中,“龙蛇”并称的仅一副,韩国钧存世的对联不及张謇的十分之一,其中有一副“龙蛇”并称的对联,姑且称之为“龙蛇联”吧,内容如下:龙蛇不成蛰,鸾凤本高翔。对联题识为“巨山先生大鉴戊午(1918年)秋韩国钧书”,钤印为“韩国钧印、紫石印信长寿”。

这副对联很值得品味,先说时代背景。

韩国钧,1857年出生于扬州府泰州海安镇,清光绪五年(1879年)中举。先后任行政、矿务、军事、外交等职,曾任吉林省民政厅。民国成立后,历任江苏省民政长,安徽巡按使、江苏省长等。1918年8月,冯国璋辞去大总统职,徐世昌继任民国总统,62岁的韩国钧此时也已辞官。秋天,他题联给巨山,巨山是谁?

唐文治《泰县韩公紫石神道碑铭》记载:“丁亥季夏,常熟庞先生甸材,偕宝山先生其源,将武进蒋先生乔所撰传状,殷勤来请碑铭。”文后注:“金其源:字巨山,号亦庐。宝山人,诸生。著有《读书管见》(见《唐文治文选》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510页)。”其他资料则有“金其源,字溯岷,号巨山”的介绍。总之,巨山本名金其源(1881年—1961年):上海宝山人,曾为南社社员。辛亥革命后,刚成立的民国政府效仿西方,以参议院、众议院组成议会,于1912年12月进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选民达4000万的民主选举,随后就是国会第一大党团首脑宋教仁遇刺案。大选中金其源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。1913年9月7日,韩国钧任江苏省民政长。11月12日,民国北京政府命令各省临时议会一律停闭。1914年元月,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(见南京师范大学《文教资料》1991年2期邹嘉南《韩国钧年表》)。

1918年,韩国钧虽已辞官,但是,他任江苏省民政部长期间应该与省议会议员金其源有过交集。国内风云变幻,韩国钧不会没有感触,他写此联给金其源应该有某种寓意。

再看对联的内容。

上联“龙蛇不成蛰”,此句出杜甫诗《雷》:“……巫峡中宵动,沧江十月雷。龙蛇不成蛰,天地划争回。”诗句中“龙蛇”比喻雷电的形态,雷电像蛰伏的龙蛇,醒来后直冲云霄,与天地间的气流相激荡。杜甫描写雷电的强大力量,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感体验。韩国钧以此句为上联,有没有别的含义?

在中国文化中,“龙蛇”的含义丰富而深远。《易经·系辞下》:“龙蛇之蛰,以存身也。”意思是龙和蛇冬天会蛰伏,这是为了保全自己。庄子在《山木》提出:“君子应处木雁之间,当有龙蛇之变。”“龙蛇之变”,指君子应适应环境,能屈能伸。

君子当有“龙蛇之变”,就是在顺境时要能展现才华、在逆境中能接受平凡。无论顺逆都能从容应对,心态平和。“龙蛇不成蛰”有这样的寓意吗?有,则是自勉,也是对金其源的勉励。

下联“鸾凤本高翔”,此句出自韩愈诗《重云李观疾赠之》:“……穷冬百草死,幽桂乃芬芳。且况天地间,大运自有常。劝君善饮食,鸾凤本高翔。”诗句中的“鸾凤”比喻出类拔萃的人才,韩愈本人就是。公元819年,官至刑部侍郎的韩愈早上给皇帝递了个折子,傍晚的时候就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潮州(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),如何面对命运的起落变化?韩愈的赠诗写了“穷冬”“百草”“幽桂”等,即使环境苦,仍有植物保持生机。天地之间,存在规律“劝君善饮食,鸾凤本高翔”。这是给予友人的建议和寄托,希望友人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不要被眼前的困境压倒。鸾凤本高翔,出类拔萃的人才就没有出头之日吗?

庄子讲“龙蛇之变”,韩愈写“劝君善饮食,鸾凤本高翔”,是在告诉人们:在复杂的社会和人生中,人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。既能在适当的时候展现自己的才能,又能在不利的环境中保全自己,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心态。这也是我读韩国钧的“龙蛇联”的一点感受。



苏北行政学院

□缪庭

1941年1月,缪荣(曾用名缪菊荣、缪叹东)在表兄赵朋参鼓下,冒着雨雪从栟茶步行五十里到达李堡,参加了新四军。经考察被留在泰东县政府担任文书,2月底被选派到苏北行政学院(第三届政治系)学习。

当时,粟裕带领的一师驻扎在栟茶东乡。几个部门分别驻在几个大户人家,供给部在油坊口缪尧家,政治部在河东缪少银家,粟裕本人住在缪明谱家。苏北行政学院驻在孙家庄,租用花家渡刘家十二亩田作为操场。开学典礼在操场举行,粟裕站在一个土台上上慷慨激昂发表了演讲。学员们分住在老乡家,雨天在龙王爷庙进行教学活动。

学院进行军事化管理,学员穿军装,打绑腿、持步枪、睡地铺。集体伙食,主粮是大麦糙米,每星期改善伙食一次,能吃上肉或鱼。每人每月发津贴抗币一元。课程有马列著作、中国革命、世界形势、群众工作和军事常识,同时还训练射击、刺杀、投弹等实战技能。学院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沟和一个大土丘,正是练兵的好场所。学员们听过粟裕、饶漱石、陈丕显、陶勇、钟期光、刘炎等人的报告。管文蔚、周平多次给他们讲课。饶漱石